

听文化巨人诉说

—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
作家思想录与人生之旅

主编 孟宪忠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听文化巨人诉说

——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思想录与人生之旅

主编 孟宪忠 副主编 李冬声 自 珍
编撰 邹广文 李今朝 张占彪 罗克全

听文化巨人诉说

TING WEN HUA JU REN SU SHUO

孟宪忠 主编

责任编辑：张 杨 李 琪 插图：佟大山 尾花、正文设计：章桂征
封面设计：王笠君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5.5印张 5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361 000字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平装：5 000册 定价：平装：8.40元
印数：精装：1 000册 精装：11.00元

一冊在手，萬覽

廿四紀黑也精華

佛人经历，君迪

你更好，度過人生

惠清海 領

一九〇九年三月書

写在《听文化巨人诉说》前面

公木

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展现90年间全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思想和人生的辉煌画卷。自从1901年直至1990年，全世界29个国家87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其中有一大批举世公认的大家，堪称本世纪屈指可数的文化巨人，如显克微支、梅特林克、泰戈尔、罗曼·罗兰、法朗士、叶芝、肖伯纳、托玛斯·曼、高尔斯华绥、皮兰德娄、奥尼尔、纪德、艾略特、罗素、海明威、斯坦贝克、萨特、萧洛霍夫、聂鲁达、马尔克斯、马哈富兹……宛如群星丽天，证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。固然也诚有一些艺术造诣深刻，社会影响重大的作家如托尔斯泰、高尔基、马雅可夫斯基、鲁迅等没有包括在获奖名单中，特别是东方世界至今获奖者寥寥若晨星，这不能不说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的局限性；并且在八十多名获奖作家中，由我们冷静展望，尤其是在其世界观及艺术思想方面，也还是“纵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”，并非全然中意。近年来据说有的人似乎患了所谓诺贝尔情结，即使葡萄并不是酸的，眼热涎滴亦大不必。尽管如此，全面地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，还是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文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探索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错。在改革开放的现实面前，我们中国社会主义新文

• 1 •

学，自然是从属而决不外于“世界文学”前进大潮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孟宪忠等人的这一著述，确实是慨飨我们同代人以精神盛宴，精读流览，尽成滋味。我有缘先睹，殊以为快；并且得到作者告知，另有《20世纪文学的一条轨迹——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综合研究》的著作，复略读了导论，通阅了纲目。从而深知：这两部专著，是具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的。假如说前者是介绍型的“述”，那么后者乃科研型的“作”，综合起来看，确是在“述”的基础上“作”，根绝了“浮言臆说”；又是在“作”的主导下“述”，也并非“述而不作”。此之谓有理有据，在实践上闡合了治学亦即为人的达道。

依据上面所说的认识，在这里我侧耳倾听文化巨人诉说，恍若望见不尽的珠光宝气，不禁引起浮想联翩，以致难得理出个头绪，一时把不定从哪里说起。

就先说这是作家的“思想录”吧，它不是发自一般作家，其主体确实大多是甚至尽都是兼思想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学者。比如罗素，原是著名的哲学家，由早期的实在论者，发展为中年以后的逻辑实证主义，主张哲学家进入科学并参与科学的改造，创造了把数学从纯逻辑中推导出来的方法，提出集合的悖论、型论等，贡献是很大的，并且关心现实社会问题，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一切侵略战争，晚年成为在国际上具有显著影响的和平主义者，正由此而成为本世纪英语散文的典范作家，以至邻近耄耋之年在78岁高龄被奉予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。又如萨特，不论我们对其《辩证理性批判》、《存在与虚无》以及《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》等著作持有多少保留以至批判的看法，他是名噪一时，并曾发生过不容低估的社会影响的哲学家，这是毋庸置疑的；而更引人瞩目的他还是当代著名的小说家、剧作家和社会活动家，正以此而成为诺贝尔文学

奖的得主。其他如安德利奇、贝克特、艾略特……等小说家、戏剧家、诗人，也都是先学哲学颇具思想家气质的文学家，或者说是“诗人哲学家”吧。事实上凡是伟大的文学家，都莫不是深刻的思想家，古往今来，容或存在非诗人型的哲人，即使是伟大的哲人，却不会实有非哲人型的诗人，只要是真正的诗人。这不是无稽之谈，这是由于在思维行程中，“审美”乃是在“认知”与“评价”的更后或更深的层次上。所以，在这里我们与之对话的，不是一般的作家；也就是说，此书所选的语录不是一般作家的“语录”，而的确是一部表达文化巨人对人生、对世界、对文学艺术理解和体认的“思想录”。

是的，“思想录”，名符其实的“思想录”。它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：第一，它不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短短的格言警句，而多是可供分析、借鉴的完整思想段落，并被依类分排为11编，于各编又参差不齐地分别标出82个子目。这之中不仅见出“述”中的“作”意，是经过掂量、具备真知灼见的“著述”，不是简单的剪抄；而且更由此显示其文献价值，既对青年朋友、文学爱好者有启发意义，又理应为文艺教师、文学研究者以至资料室和图书馆所珍视。第二，作为“思想录”，不只意义深刻，而且文采斐然，这些文化巨人无一例外的又都是语言大师，他们的描述或表现，纵不经意，也自然会熟练地增加语言的厚度、密度和丰富性，强化语言的表现力，从而无限扩大语言的张力，使思想有声有色，生血生肉，赋予它以活的呼吸。读着它们，不只是在理性上受到启迪，更直接在感情上达到愉悦，可以说是实实在在的艺术享受：如临山野之泛烟岚，如睹川渎之韫珠玉，秘响旁通，优采暗发，潜移默化，裨益于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，是不言而喻的。第三，有别于近年大量发行的各类名言摘录，它们大都出自苏格拉

底、柏拉图、亚里斯多德，以至培根、笛卡儿、康德、黑格尔，以至但丁、达·芬奇、莎士比亚、歌德、席勒，以至三个斯基等等等古圣前贤，虽然多含妙语精义，毕竟距离我们较远；而在这里“听文化巨人诉说”，则全部引自20世纪大家手笔。20世纪，这正是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青春的时代，这正是我们移植世界进步文化并汇入“世界文化”汪洋的时代，在这里我们所听说的或者说我们与之对话的问题，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，所关心的问题，身历其境，时代感强。在我们终于冲出了荆棘与蛇蝎的幽谷，冲出了封建主义——资本主义的幽谷，通过新民主主义而走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道上，在我们精神文明的建设中，自然要同这些现代以至当代文化巨人的诉说，或相辅相成，或相荡相激，或吸收，或反驳，而大多应是在吸收中反驳，在反驳中吸收。要脱离开它们，对它们闭上眼睛或掩住耳朵，是万万不应该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第四，现代化以至当代化是这些文化巨人所共同具备的普遍品性，但大千世界，万种风情，每个真正的诗人或作家，又都是负载着世界分量的“这一个”，是体现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“个别”，表达体验，传递思想，姿色万千，言人人殊，这又是这个“思想录”的显著特色。如果说在这里具现着世界文坛的“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”，那确实是自然形成的，所谓“道法自然”，并不是任何政策或理论的反映。但是把它们加以选择编排，结集成书，则当然是一种自觉意识的实践活动，正如前面所曾指出，在“述”的基础上“作”，在“作”的主导下“述”，是不能没有明确的宗旨的。思想在权衡中发展，艺术在比较中升华。“思想录”收集对同一问题的不同见解，错综展览在读者面前，尺短寸长，正可资批判借鉴，这用心是昭然可见的。总之，完整性与系统性，形象性与艺术性，现代性与当代性，多

样性与多元性，是这个“思想录”的特点，这些特点是应予肯定，值得珍重的。这种概括容或不够全面，而作为编写原则，它们都曾为作者所注意遵循，则又是不证自明的。

那么，对于读者将会具有何种意义呢？这一点在前面已略有涉及，只是附带提到的。而要正式来论述，却又实大不易。这书的读者面应当是很宽很宽的，从教师到学生，从老成到新秀，从论家到写家，从诗人到学人，总之，文史哲，老中青，都可以从这里“求其友声”，“发现驳论”，更通常是作为旧遇或新交，窗前灯下，促膝长谈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于是“奇文共欣赏，疑义相与析”。这样必然会各有所得，又复各不相同。我作为读者中的一个，不具代表性，只简单说说个人读后的感想或印象吧。首先，单看这十一编的题目——“我为什么写作”、“我怎样写作”、“我的文学大师”、“文学的本质与作家的品格”、“作家的文化修养”、“论人”、“论时代”、“阅读与批评”、“主义和流派”、“风格与技巧”、“论诗歌、小说、戏剧”，便充分体会到：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严肃性，来不得半点道听途说，决不容一丝自欺欺人，无论标榜什么，现实主义精神是不可须臾离的，总要面向人生，把握时代，关心世运，推进历史；而从创作实践方面来看，无论怎样主张，一个伟大作家，又决不能为任何一种主义所除尽；所以在现实主义精神统摄下的多种创作方法或表现手法，便成了文学艺术的天性，不同时代与不同作家自有畸轻畸重，而天性是共同的。其次，近年来不少人把现代文学同现代主义相混淆，以至走马灯似的变幻色相，甚至叫喊“玩文学”以为时髦，以移植“口号”拾人牙慧为“新潮”，不知西方式形形色色的“现代主义”甚至“后现代主义”，乃是经历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，在所谓“世纪末”资本主义进入垂

死与垄断阶段的产物；人家是“西施病心颦而美”，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生搬硬套，便成为“东施效颦心不疼”了。其实荒诞乃是现实的倒影，变形也必基于原型，魔幻原本就是真实，必须先有感觉才得有直觉、错觉、幻觉，必须通过意识才得把潜意识、前意识发掘出来，而且再提升为意识才得进入文学，凡此种种，本是常识，却让时论弄得乌烟瘴气。在这些方面，读读世界文化巨人的“思想录”，自然便会清醒些。试看这些获奖作家，没有一个是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信奉者，都主张文学承担着“世界使命”，呼唤着“国际主义性格和理想主义灵魂”，“争取实现和接近于‘对万人施正义’的终极目标”。其中亚、非、拉美的获奖者如泰戈尔、川端康成、聂鲁达、米斯特拉尔、阿斯图里亚斯、马尔克斯、怀特、索因卡、马哈富兹、帕斯……也都不是盲目模仿西方，而是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有着精湛研究，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而成功的。聂鲁达说：“我们越深入，也就越新颖，地方性越强，普遍性也就越强。”这些话对于那抱着昏热的情绪，以崇洋忘本为“走向世界”的捷径者，不应该有一点镇静作用吗？复次，这些伟大作家们关于师承，关于培养后进的谈话，也给我打上很深的烙印。一切文学艺术当然以创新为生命，但创新绝非以否定或贬斥传统为前提，新生力量也不可能从零开始，自我生成。川端康成说：“我以为艺术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来的。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，才能绽开一朵花。”因而很清楚，“作家的产生是继承了世家相传的艺术素养的”。可是他又指出：“孙子不是生自祖母的腹中。孙子也要有母亲。母亲称作孩子的，孙子叫作妈妈。同样，意欲活跃在将来文艺天地里的人们也就不能只见祖母，不见母亲。今天的新作家就是创造即将来临的时代的文艺的人，就是未来时代文艺的母亲。”从而他提醒说：“让孙子直接

从祖母腹中出生的努力是徒劳的，对今天的新作家理解太晚的人，用不了多久就要尝到这种努力的苦涩。”这对于把“文化遗产”看作“死海”，抱着民族虚无主义态度，去向外国“呼救”的时髦论调，是多么鲜明的对照啊！再看看大师们是在怎样关心地教育青年作家的吧，萧洛霍夫曾说过“要象父亲那样严格要求他们”。他讲了小鹫学飞的时候老鹫怎样教育它们为例，他说：

“老鹫把小鹫驮在翅膀上，不许它们下来，逼它们往高处飞，飞起来以后，让它们越飞越高，直到把它们赶得精疲力尽为止。只有用这种教育方法，鹫长大以后才能学会在云端里翱翔。”我或者正由于是从事文艺教学工作的，特别对这老鹫的形象感兴趣，也特别以自己缺乏这种老鹫精神为遗憾。好了，就说这么多吧，如果一直写下去，那将是没边没际的。

而更重要的还是听言观行，如果自觉地作为学习，接受教育，那便是身教更重于言教。由于这个缘故，于《听文化巨人诉说》的后半部，编著者复撰写了《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人生之旅》，畅言漫评了90年间全部该项大奖得主。它不是一般的介绍，而是在研究基础上写出的，材料翔实，信息量大，简明扼要，详略兼顾，具有独到见解。有关作家的人生要旨，创作倾向，艺术追求，都得心应手地勾勒了出来，不露痕迹地道出了获奖奥秘。有些篇什，思考细密，运笔灵活，如小品，如随笔，读起来娓娓动听，好象在讲故事。这对于加深印证前面“思想录”的内容旨归，是贴切而必要的。它说明这前后两部分实在是有机构成。当然，有些作家介绍的还嫌过简略，各篇文字风格亦不尽一致。要在这些方面纠偏补漏，就必须有待于时日，下更大的功力，这是一项浩繁巨大的系统工程。获奖作家的著述汗牛充栋，如想遍读，无所遗漏，那将不是任何个人所能独力办到的。想想看吧，29个国家，87位作家，使用着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意

西、日以及北欧、拉美和亚非，实际上是除汉语以外的世界各大语种，要来加以概括论述，进行综合研究，莫说做到完善精美，单是这个课题，如不具备超常的才胆识力，有谁敢于想一想，碰一碰呢？孟宪忠博士年纪方届于而立与不惑之间，乘2加10，才得与我相当，他非常谦虚地称我“老师”，我怎能在这份作业上再来吹求呢？并非碍于情面，实是力所不及。我有关这方面的知识，很大部分还是从初读斯编时所得，这远远不适于用萧洛霍夫的老鹫精神相责。相反，我确确实实从孟宪忠博士等人以及他们一代身上望到了祖国的明天，听到了历史车轮的辚辚前进。我恳切期待着这两本评述与著作的早日问世，我需要从头再读、细读，从中学习到更多的东西。自然，可以想见，疏漏与误谬，肯定会有，而且可能还不少。修补它，充实它，使它益臻于完善，那就只有待诸来日了。

目 录

卷一

文学不能回避人的问题
一切艺术都是人走向成熟的道路
真实永远是文学的最佳模式
作家必须诚实

要区别真假审美主义、真假现代派

上 176

重要的是探索生活，风格是自然形成的
借来的风格是蹩脚的风格
伟大的作家不模仿自己

香港贝尔立学校